

★

林距离

我很少看时装秀，最近却去看了一场大学生做的秀。华师大设计学院和意大利名校 NABA 学生联袂做的这场秀中，NABA 的作品尽显其于制作和商业性把握上的老练；而华师大设计学院时尚设计专业的学生作品，却在艺术感、未来感上略胜一筹。

难以想象华师大设计学院这个专业创办仅仅不到 3 年，而这些设计作品都出自才一、二年级的学生之手。这些学生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，原因可能有许多，而我觉得其中相当重要的是，该学院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，为学生创造了大量展示和交流的机会，甚至是一些连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都感到羡慕的展示平台。在这些平台上，学生们直接与国际上最高端的设计名校高材生甚至老师“争奇斗艳”，以至于迅速成长起来。

高手是在与高手的较量中诞生的。非但武林高手是这样造就的，艺术家和设计师也是如此。不过，很多人不认可这个理。

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抱怨：现在社会人心浮躁，追名逐利，出不了艺术大师了。甚至有观点认为，只有远离红尘，躲到世外桃源，才可能出大师。

然而，这种貌似正确的观点却

艺术不是逃避红尘的隐士

◆林明杰



■德拉克罗瓦《自由引领人民》

无法从艺术史中得到验证，相反，艺术史上的大师往往都是在滚滚红尘中“滚”出来的。艺术史上的重要艺术潮流、艺术大师，大多集中于当时政治、经济在走上坡路的国度，而且往往集中在商业繁华的大都市。在中国艺术史中，唐朝的洛阳，宋朝的汴梁和临安，明朝的苏州，清朝的扬州，晚清民国的上海等，都是艺术家

云集，大师迭出的繁华之地。西方艺术中，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弗洛伦萨，印象派在法国巴黎，二战后的艺术潮流在美国纽约……更是清晰地呈现这样的规律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梵高不是躲在法国南部阿尔吗？高更不是“避世”于塔希提岛上吗？八大山人不是遁迹空门，潜居山野吗？但我们要看到，这

3 位这么做都是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的，而且他们在“避世”前都见过世面。即使“躲”在法国南部，梵高也始终热切关注巴黎的艺术动态，关注著名的艺术家的创作，并热诚地邀请他们来他画室一起生活创作；高更“躲”在塔希提，也始终与法国保持着互动，并时而回去做个秀；只有八大那是真的在逃亡，但只要局势稍微安稳

了，他也会云游各地，与搭得上的画界高人如石涛互动一下。

艺术大师往往扎堆出。其中当然主要是由于风云际会，时势造英雄，但也因为高手在一起相互较量更容易产生绚烂的火花。张大千如果没有去欧洲见识过西方的艺术大师，或许就不会激发他创作出泼彩山水，而充其量只是一个仿古高手。艺术史上的大家，活着的时候彼此竞争难分高低，死后却并肩辉煌于艺术史。如徐悲鸿、刘海粟，我觉得他俩的互相激励，无意中也成了各自在艺术创作上的动力。相信在艺术史上，他俩谁也抹不去谁。

不仅艺术大师是在高手的 PK 中涌现的，科学、文学、哲学、宗教等领域也概莫例外。

从小躲在鸟不拉屎之地暗无天日的古墓里，靠一本武林秘籍独自修炼，一出山就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武侠小说里。

德拉克罗瓦有幅画叫《自由引领人民》，画中敞露胸怀、高举双臂引领人们战斗的自由女神，就像是艺术——艺术是人类文明的开拓者、探索者、引领者，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，是滚滚红尘中特立独行的思想者，她的心与红尘万众共鸣，她的泪因芸芸众生而流。她唯独不会是逃避红尘的隐士。

★

艺言堂

如何不被“创新”所毁

◆何一民



■张桂铭《纸上交响》

中国画是讲究文脉的，所谓“文脉”，应该是文化艺术发展的脉络，有传承前贤、光辉当代、后启来人之意。一个画家既要接续历史，又要开创新，可谓艰难曲折。西方的艺术史似乎并不太在意传承沿袭，更重视创新变革。

而画家张桂铭则既有古意的传承，更有当今的创新。

首先，他的绘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，这归结于他有深厚的传统书法根底和绘画根底。一般而言，中国画的表现特征还是需要线条和笔墨的，线条作为中国画的骨体与载体，笔墨则为中国画的筋脉血肉，而精神和气韵更是中国画的命脉和灵魂，缺一不可，虽可勉强称其为国画，但毕竟已为变异的画种，其他民族也可为之。张桂铭先生的中国画即使变革大胆新颖，有“颠覆性”的创造，但画面中并未缺乏这三者，尤其是他的线条，一看就是中国文人的传统，姿意挥洒而不失浓淡干枯的书写，画面构成无拘无束却又游刃有余，这和他深厚的传统书法绘画基础有关。尽管世界上不同的画种也有线条或者笔墨，但独有中国人驾驭线条和笔墨的能力还是第一流的。即如米罗、康定斯基等以“点、线、面”闻名于世的西方大师也玩不出中国线条的情趣，这是中国人独特的文脉和优秀的传承决定的。

其次，张桂铭先生的创新在当代画家中属于最大胆、最有个性，最具有“脱胎换骨”般的超越。他把传统的中国画拆解、重组、还原，

色彩的浓烈又不失中国画传统线条的支撑，在抽象与具象中荡漾，在刻意与随意中驰骋，即使是了了几笔的鱼、鸭、小鸟都有八大、白石老人的意趣，假如没有非凡的功力与天赋是难以达到的。陈佩秋先生认为张桂铭的画：万变不离其宗，其本质还是中国的。潘公凯先生则称其：现代其外，传统其中。

张桂铭先生认为：似与不似是中国画最核心的造型观念，中国画应该与西方画拉开一些距离。但他也不排斥完全没有形体的纯抽象艺术。他还多次谈起绘画艺术还是需要“真善美”，任何艺术必须有真实的情感抒发，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和视觉上的愉悦审美，尽管他也理解当代艺术的“叛逆”和“无法无天”。

一部艺术史，狭义来说，一部美术史，就是一部不断优胜劣汰的历史。何为优？何为劣？李小山老师在分析当代中国艺术时说：“他们创造了自己在当代艺术史上的独特性，缺少他们，便给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带来严重的缺失，据此说法，可以推断出一个规律，即使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艺术现象，亦可以从新颖，独特和独创这种高度来判断某些艺术家及作品的价值。”“那些在以往艺术史

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图式、新材料、新手法之类的作品，里面一定会出现未来的卓越艺术家，他们的作品一定会进艺术史。”对于浅薄的艺术家，东搬西抄的拼凑，或用中国画的手法来画西画，或用西画的材料来摹古，或靠某些工艺制作手法来所谓“创新”，往往只能红极一时。张桂铭先生说过：“创新会造就一个画家，也会毁掉一个画家。”我们往往在对西方艺术大师的惊人创造力赞叹不已的时候，却忽略了本土艺术家的非凡创造力。对于那些空洞无物，离题千里，吹捧有加或言不由衷的艺术评论来说，时间往往是最好的裁判。

对于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来说，一生能创造一种个人的图式已属不易，张桂铭先生他把中国绘画中的东方与西方、传统与现代、抽象与具象、写实性与装饰性、以及民间艺术的结合上，独创了自己的图式。看过张先生的一副彩荷“纸上交响”，大红大绿，大黄大蓝，辅之以基本的中国画线条和墨色，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响亮的、跳跃的、欢快的图像犹如正在演奏的交响音乐，而他既是一个高明的演奏者，又是一个一流的指挥家。不管怎么变，他始终稳健地把握住了中国艺术的“文脉”，也就避免了被“创新”毁掉的危险。

朵云轩拍卖25周年庆暨201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公告

拍卖场次

近现代书画(一)专场
近现代书画(二)专场
扇画小品专场
近现代书法专场
当代书画专场

聚珍—私人收藏专场

故纸存珍—一张大千致友人书信专场
万松金阙—朱昌言先生收藏暨近现代书画珍品之夜
中国古代书画专场

名家画册暨珂罗版文献专场

古籍碑版本专场
金石缘—当代全国名家篆刻专场
金石缘—近现代名家篆刻印谱专场
金石缘—砚台文玩专场

古董珍玩专场

朵云轩藏扇骨扇面专场
嘉业遗珠—南得刘氏旧物专场
现当代油画雕塑专场

拍卖日期：2017年6月25—26日(周日~周一)
展拍地点：上海四季酒店 上海市威海路500号

预展日期：2017年6月23—24日(周五~周六) 9:30-18:00
网上预展：<http://www.arttron.net> <http://www.duoyunxuan.com>

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1号楼3楼 邮编：200050 电话：021-61229199 61229065
E-mail: paimai@duoyunxuan.com 传真：021-61229026

